

## • 文献研究 •

# 《内经》“育”义探蕴

高嘉骏 指导:王洪图

(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)

**关键词:** 内经;育;字义;结构;功能

**中图分类号:** R221

“育”是古人运用解剖手段,在直视观察下从形态学角度对于人体结构的一种认识,是中医学特有的名词。自《左传》伊始,《内经》述之,后世注家都曾以不同角度,从育的部位、心、膏、育的上下之辨,育在人体中所代表的意义等方面进行过讨论,然却杂说纷呈,迄今未有定论。本文拟就历代注家对“育”在认识上的歧意为始,对其字义及《内经》对其部位、范围、生理意义进行探讨,以求在符合医理的前提下,对“育”有一相对完整的认识。

## 1 “育”认识的分歧

自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“疾不可为也,在育之上,膏之下”为始,文字学家与《左传》的注家对“育”的认识即已不一。如《说文》曰:“育,心下膈上也”;而晋·杜预《注》云:“育,膈也”;明·傅逊《左传辨误》曰:“膈上有薄膜为育也”。可以看出诸家对其位于膈肌与胸腔部位的认识虽然相近,然而却有心下膈上、膈、膈上薄膜等不同。医家对“育”的认识亦多有歧义,然约其要者,终归无形与有形两类意见。

(1)主“育”为有形者,主要有:日·丹波元简引明·傅逊《左传辨误》之语云:“心下有微脂为膏,膈上有薄膜为育也”;民国·余岩《古代疾病名义疏证》以《左传》言为基础指出:“心下为心囊,囊中有液,心囊下连横隔膜,横隔膜即膈也。然则膈上育者,心囊也,古谓之心包络。”就内容而言,二说或以膈上之薄膜为育,或以心之包络为育,其所指者皆为胸腔中之脂膜也。就部位而言,或在心下,或包裹于心外,皆位于心之附近。然而就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的内容及其文义来看,文中仅以“膏育”喻指其部位深入隐蔽,为药力之所不及之地,并未言明“育”之所在部位。其次,该篇于“心”字只字未提,如此又

何以确定育与心之部位相近呢?再者或以膏在心下之部位,故言育必居于心膈之间,然清·张志聪《黄帝内经灵枢集注·九针十二原》曰:“盖膏者,脏腑之膏膜”,明确指出“膏”广泛分布于脏腑之间,岂单指心之部位独有?故主“育”为有形与心相近之论,其理由似乎稍显不足。

(2)主“育”为无形者,主要有:唐·杨上善《太素·卷十九·知针石》云:“心下膈上谓育”,以心下膈上之间隙为育。明·吴昆《素问吴注·腹中论》曰:“腔中无肉空腋之处名曰育”(日·丹波元简注:“腋,疑隙误”),明·张介宾《类经·疾病类·痹证》说:“育者,凡腔腹肉里之间,上下空隙之处皆谓之育”,将人体中空隙之处统称为“育”。清·张琦《素问释义·痹论》曰:“胸膜,上下空隙处谓之育”,以胸腔中之空隙之处为“育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部分的医家一方面除了着重强调“育”在胸腔中空隙之处的认识之外,同时还将其所涵盖的范围引申至人体全身空隙的部位。另一方面在字义上摆脱了传统文字学家与《左传》的注家对于“育”字以《说文》“心下膈上”的传统注解,将“育”在人体中的部位与范围进行了较为广泛性的界定。然而不容否认的是,这部分医家们虽然对于育的部位有着独特的见解,但却因无法对其在文字的内涵上提出较为完整的解释,以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。

## 2 “育”的字型结构及其释意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中对于文字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概念:“仓颉之初作书,盖依类象形,故谓之文;其后形声相益,即谓之字。”此一概念表明,文字内涵的形成,是先人们通过对于事物之物象和现象观察与分析所形成的。因此通过对于文字结构原形的分解,分析各自结构及其所代表的意义,以还原

在造字之初古人所赋予的本意,解读古人对于“育”字的根本认识,对于进一步探讨其在人体中所代表的内涵,就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意义。

现今对于“育”的认识,主要遵循《说文》“心下膈上”之说,将“育”的部位定于胸腔之中。就文字的结构而言,“育”乃是分别由“亡”与“肉”二字组合而成,《说文》言其为:“从肉亡声”。从“肉”,说明“育”与人体有关;“亡”声,则表明其为用以表声的声符;说明许慎认为“育”是以“肉”表意,以“亡”表声的形声字。然而声旁虽然是表示读音的,但是有一类的声符往往还兼有表意作用,这类的文字称为形声兼会意字。“育”即为此类文字之一。

“育”小篆写作“𦍋”。乃是分别由“亾”与“肉”合而成之,“亾”为“亡”的古体字,隶变之后始写作“亡”,“亾”的本意为“逃”。《说文》释曰:“逃也。从‘人’‘乚’”。表示“亡”乃是分别由“人”与“乚”合而成之。“人”是象形字,《说文》言其:“内也。象从上俱下也”;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曰:“上下者,外中之象”,说明“人”乃由外而内,自上而入于下之意。“乚”,《说文》曰:“匿也,象迟曲隐蔽形。凡乚之属皆从隐”,可知“乚”乃隐匿、潜藏之意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曰:“匿者亡也”“象逃亡者自藏之状也”。故此所谓“亾”者,乃指匿之于下,藏之于中之意,即藏匿于隐蔽曲折的空隙、间隙中之意也。合之于“肉”(人体),说明“育”的本意,是指人体中曲折伏藏、隐蔽深入、具有立体空间的连续性间隙,并不仅局限于心下膈上。

### 3 《内经》关于“育”的论述

《内经》对于育的记载,分别见于《素问》的《刺禁论》《痹论》《腹中论》《奇病论》以及《灵枢》的《胀论》《九针十二原》等篇章之中。根据经文对于“育”之记载,对其形态部位与生理功能,分述如下:

#### 3.1 “育”的形态与部位

“育”又称“育膜”。明·张介宾《类经·疾病类·痹证》曰:“育者,凡腔腹肉里之间,上下空隙之处,皆谓之育”;清·张志聪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·腹中论》曰:育即“膜原之属”。由于“膜原为人体内相互联系并且广泛分布于躯体、脏腑、分肉、胸腹、腠理之间与其空隙之处的一个筋膜组织结构”<sup>[1]</sup>,故“育”者即为皮肤、分肉与脏腑间隔之间,由“膜原”所构成的彼此相连、相互贯通的空隙。清·汪机曰:“育膜,谓五脏之间膈中膜也”<sup>[2]</sup>,即将由“膜原”所构成之“育”,统称为“育膜”。

(C)“育膜”曲折深入,范围广泛,故《内经》因其所

在区域的不同,分别命之为“膈育”“肉育”:①“膈育”。膈者,膈膜也;育者,育膜也。《素问·刺禁论》:“膈育之上,中有父母。”“父母”,唐·杨上善《黄帝内经太素·设方·知针石》注:“心为阳,父也。肺为阴,母也。肺主于气,心主于血,共营卫于身,故为父母也”,《素问·调经论》“人之所有者,血与气耳”,知心肺为人身之父母,居于膈育之中。《灵枢·官能》曰:“膈有上下,知其气所在”,明·张介宾《类经·针刺类·刺分四时逆则为害》曰:“膈连胸胁四周”,王冰《素问·举痛论》注:“膜,谓膈间之膜”,故知所谓“膈育之上”者,乃是指胸廓之中、心肺之外由膜原所构成之间隙。②“肉育”。语出《灵枢·胀论》,该篇为论胀病的专篇,明·马蒔谓:该篇“内详论脏腑胀由、胀形、治法,故名篇。”<sup>[3]</sup>《胀论》认为“胀”病,乃是由于卫气运行失常,气聚于无形之气分,以致撑胀于“脏腑之外”、空廓之中,内则“排脏腑而郭胸胁”,外则“胀皮肤”的一类疾病,该篇所涉及的相关疾病包含了“脉胀”“五脏胀”与“六腑胀”,皆为卫气聚于肉育之中不得散所致之疾病。在治疗上,提出必“陷于肉育而中气穴者也”,即用针具刺入“陷于肉育”的部位,以直达病所,还须针刺“胀”所在部位的“气穴”,以泻除邪气、疏利气机。通过《胀论》的叙述,不难发现“肉育”不但是胀病的主要病位,亦是治疗的关键所在。由于脉居皮肤、分肉之间,脏腑居胸腹腔中,故知所谓“肉育”者,乃是指行于脏腑、皮肤、分肉之间之膜原所构成的空隙。

此外,《内经》认为膜原与肠胃的关系密切,如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曰:“是故虚邪之中人也……留而不去,传舍于肠胃之外,募原之间。”此一观点同样反映在对于“育”的论述上,如《灵枢·四时气》“气盛则厥逆,上冲肠胃,燔肝,散于育”,《素问·腹中论》有“其气溢于大肠而着于育”,除了突出“育”与肠胃的关系外,更是以“育”直指肠胃之间由膜原所构成的“育膜”部位。由此可知,《内经》所称之“膈育”“肉育”“育膜”只因所在部位的不同故名称各异,一方面强调了“育”与肠胃间膜原的紧密联系,另一方面体现了“育”居于全身皮肤、分肉、胸腹、脏腑空隙之处的认识。

#### 3.2 “育”的生理

##### 3.2.1 联系脏腑

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“膏之原,出于鸠尾”“育之原,出于腠腧”,指出十二原穴的鸠尾与腠腧二穴,分别为“膏”“育”在体表之外应。十二原穴乃是

五脏的五对腧穴加上膏之原鸠尾、育之原腠腧之合

称,其中无六腑所属之原穴,与《灵枢·本输》所称五腧穴的原穴,在概念上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
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曰:“五脏有六腑,六腑有十二原,十二原出于四关。”四关者,明·张介宾谓之:“即两肘两膝,乃周身骨节之大关也。”<sup>[4]</sup>《内经》认为脏腑之气表里相通,五脏之表有六腑,六腑之外有十二原穴,十二原穴皆出于两肘两膝四大关节之处,乃五脏禀受全身经气于体表汇聚之处,故此可以反映一身之疾患,而通过针刺十二原穴,可以“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者也”。该篇所着重强调的十二原穴,是以五脏为中心,合于六腑,外达于周身的整体联系,并以四关作为反映病证、防治疾病、调节脏腑气机的所在。然而不容忽视的是,“膏”“育”不归属于五脏之中,且其所属之原穴“鸠尾”“膻中”也并不在四关的部位,《内经》却将其与五脏及其所属之原穴同列于十二原之中,确实令人感到疑惑与不解。

清·张志聪《黄帝内经灵枢集注·九针十二原》曰:“气味所生之津液,从脏腑之膏育,外渗于皮肤络脉,化赤为血,荣于经俞,注于脏腑,外内出入之相应也。”指出脏腑外之膏育,具有将饮食气味所化生之津液渗灌于皮肤络脉之间,起着发泄于腠理、渟泽注于骨、补益脑髓、润泽皮肤的功能,并有输注血液荣于经络俞穴、灌注于脏腑之功能。张志聪《黄帝内经灵枢集注·论疾诊尺》及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·腹中论篇》曰:“募原者,脏腑之膏膜。”育为“膜原之属”,知“膏育”实为一体,皆为“膜原”之属。膜原内连脏腑,外达皮毛,“为脏腑之气通行的通道,脏腑之气通过膜原分别与所属的六腑、经络、五体、五华、五窍等进行联系,共同组成立体交叉且具有连续性的通道”<sup>[1]</sup>。由此可知“膏育”类同于经络,具有将五脏及其所属之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整体的生理功能。然而是否可以反映《内经》经络学说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认识,尚需进一步研究。

### 3.2.2 通行卫气

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曰:“明知其原,睹其应,而知五脏之害矣。”通过观察原穴之征象,以揣测分析内在生理、病理变化,属司外揣内法,是中医认识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方法。“膻中”是“育”于体表之原穴,就其位置特点及主治作用来看,《针灸甲乙经》指脐下一寸半的气海穴,因与胸中气海膻中相对,故又名“下气海”;主诸虚不足,为温阳、益气的

主要穴位。《素问·痹论》:“卫者水谷之悍气也。其气疾滑利,不能入于脉也,故循皮肤之中,分肉之间,熏于盲膜,散于胸腹。”故知“育”中当有卫气运行。

《灵枢·邪客》曰:“卫气者,出其悍气之疾,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,而不休者也”;《灵枢·经脉》曰:“饮酒者,卫气先行皮肤,先充络脉,络脉先盛。”“先行”一词,强调卫气对络脉具有特殊的趋向性,也就是说,除了循行于经脉或循行于五脏的卫气之外,人体中有一部分卫气突出表现在络脉之处的循行,如《灵枢五味》“谷味酸先入肝”的“先”亦为此意。而这一部分的卫气秉其疾滑利、不入于脉的特性,首先充盛于体表,由表而里,沿着络脉,循四末向分肉皮肤之“肉育”,布散于胸腹之中,持续不休地充盈于腹部之盲膜、胸部之膈育之中,以行其温分肉、肥腠理、司开阖的生理功能。

由此可知,卫气除了参与循十二经或二十八脉之序及昼行于阳、夜行于阴循行途径之外,通过“育”进一步加强了表里、经络与脏腑的联系,为卫气发挥其生理功能的通道之一。

## 4 小结

通过对于“育”字义、结构与功能的探讨,可知《内经》所谓的“育”,并不仅局限于“心下膈上”,而是皮肤、分肉、胸腹、脏腑之间,具有曲折伏藏、隐蔽深入、立体交叉特点的连续性组织间隙;而“膈育”“肉育”“盲膜”只因所在部位的不同故名称各异,其本质皆为“膜原”所构成的“盲膜”。在生理上,“育”与“膏”协同,完成津液气血对于人体脏腑、形体、官窍的输布与联系,尤其突出了“育”通行卫气的生理功能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 高嘉骏. 膜原部位初探[J].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05, 28(5): 14-16.
- [2] 清·汪机. 读素问钞·病能. 汪石山医学全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8: 148.
- [3] 明·马蒔著.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·胀论[M]. 王洪图点校. 北京: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1998: 225.
- [4] 明·张介宾. 类经·经络类·十二原. 张介宾医学全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8: 150.

(收稿日期: 2005-09-27)